

凡尔赛一角

(油画) 吴冠中 (1989 年作)



凡尔赛宫一角

吴冠中

安东亚内脱皇后住腻了宫廷,在凡尔赛园林中筑草屋休闲,人去房空,留下乡村小景。

残雪这个作家在中国那么多女作家当中可以说是最具个性的。二十多年前我刚认识她的时候,她还和丈夫一起开着裁缝店,见了我第一句就说,我要给你做西装。我听了大吃一惊。残雪看出我的意思来,用湖南话说,我可是好裁缝咧!你不信?

特立独行的残雪

魏心宏

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残雪送给我的她的照片,样子怪怪的,残雪喜欢的就是这个状态。残雪的小说从《黄泥街》到《突围表演》,都是以湖南人具体说就是长沙人的普通生活入手,我不得不承认,她的想象力绝对是奇特和非凡的,她可以从一些具体细微的琐碎小事当中,发现人内心的轨迹和生活的某种逻辑,残雪很少有什么激动或者动情的时候,她始终都是很冷静很形象但同时也很抽象地思索着,表现着。她的很多小说读上去生涩,缺乏情感,但是,内中的缘由都与她始终认为生活是荒唐和诙谐的有关。

残雪的小说在中国和外国都有着大量的读者,前年她到耶鲁大学去讲学,美国人竟然对她的小说熟悉得连她自己都吃惊,她一回来就把美国人写的各种关于解读她小说的论文发给我看,其中有一位教授甚至说,残雪的文成就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顶端。

残雪现在已经离开湖南,住在了北京,小说写得很少了,但是,她阅读世界上一些与她有类似情怀的作家作品却是不遗余力,把她读卡夫卡、卡尔维诺的读书笔记交给了我,出版之后一样还是引起读者很高的兴致。



基里巴斯



也门



几内亚比绍

陈身道 篆刻

上海世界博览会
万国印谱

姣好的容貌,高挑的身材;甜美的笑声,清晰的语音,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一一种训练有素而又不失青春活力的高雅气质。这就是徐宁给笔者的第一印象。

徐宁是谁?哦!忘了介绍,徐宁是台湾高雄餐旅学院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,今年暑期就要毕业。她还有一个重要身份——上海世博会台湾馆形象大使。

认识徐宁,纯属偶然。

今年三月底,笔者随上海市教科院参访团赴台考察,最后参观的一个学校就是高雄餐旅学院。我们去的那天,适逢高雄餐旅学院14周年校庆,百忙中的容继业校长向我们介绍了该校近年来的办学成果,并特意提到有学生通过层层选拔,入选2010年上海世博会台湾馆形象大使,成为高雄餐旅学院的骄傲。从这位校长的话语中可以听出,在赞扬自己学生的同时,也流露出对上海世

博会的期待。高雄餐旅学院的世博使者,引起了笔者的好奇。于是,在容校长的安排之下,午餐休息时,笔者见到了徐宁同学。

高挑的个头,挽发、略施粉黛,深绿色上装,米色短裙,一袭剪裁得体的校服,衬托出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。只是那年轻的脸庞还外溢着女孩的稚嫩和羞涩。得知了笔者的采访来意后,徐宁谦逊地笑了起来,并微微地点头允诺。

在学校实习餐厅旁的一间办公室里,笔者和徐宁聊了起来……徐宁说,她很荣幸能够入选上海世博会台湾馆的形象使者,整个台湾只有16人入选,他们学校只她一人,很有压力,但她会尽自己的努力去干

好的。徐宁告诉笔者,世博会期间,她们的主要工作是馆际导览、中英文简报、贵宾接待等,现在除了正常的学校课程外,每周还要北上接受服务理念、两岸文化、台湾地理人文及语言的训练与考试,严格的训练让她对世博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说起这一路走来的历程,徐宁颇为感慨。“参加上海世博会台湾馆形象大使的选拔,面对许多优秀参赛者,我没有比别人标致的五官,靠着坚强的毅力和勇敢尝试的坚持,努力迈进。网络投票时,曾让缺乏自信的我低落徘徊到想要放弃。要感谢老师、同学和家人的支持与帮助,使我走到了现在。”这是徐宁发自肺腑的声音。她还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学弟、学妹们积

极参与各项活动。当笔者问徐宁以前是否去过大陆、去过上海时,徐宁轻轻地说还没有,但很期待。她笑着说,第一次去上海,就能以世博形象大使的身份登陆,真是太高兴了,说明和上海很有缘分。不过由于学业上的一些情况与展馆的具体安排,徐宁出席台湾馆的工作时间安排在8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间。

接着,徐宁认真地问笔者,上海话“你好!”“谢谢你!”“再见!”怎么说?笔者一一告诉了她。顿时,“依好!”“谢谢依!”“再会!”的沪语伴随着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在办公室里响起。兴许这些发音还不太标准的上海话还真能在世博会上发挥作用呢。好学的姑娘肯定想到了这点。

两岸征文

新民晚报 旺报

者问徐宁

以前是否去过大陆、去过上海时,徐宁轻轻地说还没有,但很期待。她笑着说,第一次去上海,就能以世博形象大使的身份登陆,真是太高兴了,说明和上海很有缘分。不过由于学业上的一些情况与展馆的具体安排,徐宁出席台湾馆的工作时间安排在8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间。

接着,徐宁认真地问笔者,上海话“你好!”“谢谢你!”“再见!”怎么说?笔者一一告诉了她。顿时,“依好!”“谢谢依!”“再会!”的沪语伴随着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在办公室里响起。兴许这些发音还不太标准的上海话还真能在世博会上发挥作用呢。好学的姑娘肯定想到了这点。

纪晓岚吃苦头

李知文

纪晓岚(卒谥文达),乾隆十九年进士,官至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。他爱书成癖,博览群书,学问渊博,是人们都知道的。人们也知道他爱吸烟,手里常拿着长长的烟袋。

纪晓岚对烟不是一般的嗜好,而是顷刻不能离,烟瘾和吸量均超常之大,已成酷嗜。《清代名人轶事》中的《纪文达烟量》,就记载着他因烟瘾大而吃了大苦头的故事。故事略云:

……一日当直(在朝值班),正吸烟,忽闻(皇帝)召见,亟将烟袋插入靴筒中。趋入,奏对良久,烟炙(烧)于袜,痛甚,不觉呜咽流涕。上(皇帝)惊问之,则对曰:“臣靴筒内走水(失火)。”乃急挥之出,比至(刚到)门外脱靴,则烟焰蓬勃,肌肤焦灼矣。先是公行甚疾,南昌彭文勤相国戏呼为“神行太保”。比(近来)遭此厄(厄运),不良于行者(走路困难)累日,相国又嘲之为“李铁拐”云。

纪晓岚因酷嗜烟而吃大苦头的教训,足以为今日嗜烟成瘾者戒。

1992年春天,我与朱宁康教授(其父朱梦华为无锡著名教育家)一起在南京结识了来大陆旅游的三位台商。彼此之间交谈投机,大有一见如故、相见恨晚之感。其中有一位严金泉先生,后来每次到大陆一定会和我见面。大概在1994年左右,严金泉先生又来上海料理商务,他特意跑到我家来看望我。那天我正好外出,家中无人。他就一个人站在我家门口足足等了两个小时,为的是要和我见上一面。但是不巧,那次我回家实在太晚,结果我们还是

1998年春天,朱宁康教授不幸突发脑梗去世。因为当时两岸之间的通讯还不甚方便,我也没有立即把这噩耗告知各位台湾朋友。过了几个月,严金泉先生又因商务问题来上海,我向他提及了朱宁康教授不幸病故,他大吃一惊,立即埋怨我为什么

不通知他,致使他未能前来大陆奔丧,未能送故友归去,遗憾终身!他详细询问了朱教授发病情况以及如何料理后事,表现出了对于故友的深切怀念。由于他第二天马上就要飞回台湾,一定要我一起立即到朱宁康教授的坟上祭拜。见严金泉先生执意要去,我只能依从他的意思。我们叫了出租车,先到朱教授儿子家中,请他带路,三人直奔几十公里之外的福寿园墓地。到墓地大门口时,已经晚上9点钟,墓园早已关门。我们敲打栅栏,请值班人员开门,在黑夜之中走进公墓。我们终于来到了朱宁康教授的墓碑前。在凉飕飕的夜风中,借着黑暗中的微光,默默地祭奠着已经西归的朋友。头上星光闪烁,夜色深沉,我无法看清严金泉先生脸上的表情,但我感觉到了他胸中那颗有情有义的心……

陈先元

墨园夜祭

画中禅艺

黑白

在朋友眼里,画家苏法融是个活跃、天真、幽默的人。人人称他“苏大哥”。“能帮到人就好”是他的口头禅。

不曾潜心追名,他的声誉却与日俱增,作品在内地及港澳地区频频展出。更未刻意求利,他的画作却拍出了几十万,甚至几百万的高价。

爷爷是著名的画家,名作《春郊试马图》曾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。

44年前,一场风暴骤降,少年的他开始品尝生活的苦涩,初二时就被迫辍学,成了一名打铁的学徒。苦难不能扼杀未来画家的彩色梦想,他省下菲薄的津贴,买来粉笔在门上学画。不懈的努力,加上可能是隔代遗传的艺术DNA,他技艺提高得很快,不久就告别了学徒生涯,靠替一些单位画红宝像糊口。他又有幸得到名师的指点,每天习画14小时,进步一日千里。26岁,他的《方志敏在狱中》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。27岁,他被上海

戏剧学院聘为美术教师。稍后,他移民到澳门发展。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的求新求变。苏法融与孔柏基大师共同开始了宣纸油画,又独创了瓷板油画。圈内人士对他的评价是技法新颖,内容深刻,风格独特。苏先生的禅艺画更是清新脱俗,能让人“油然而生清静之心”,有“心理治疗的作用”。他的双面陶瓷禅画创下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,他被称为“澳门的骄傲”。他有个宏愿:要在有生之年创作万幅佛像。佛像研究权威金维诺教授评论他的禅画“既是敦煌,又非敦煌”。高僧净空法师为他的画题字:“水色山光皆禅意,花香鸟语是道情。”他画禅的心得是“用心观佛,用心画佛”。因为用心,观着、画着,一



观音印象 (宣纸油画) 苏法融

的效果。

画家本是含着银汤匙降生的,也许少年时经历过的那番磨难,与他后来对世道有如此深刻的感悟、与他的艺术造诣能达到如此的高度不无关系。

近日苏法融正在上海举办《相约世博》禅艺画展,祝画展圆满成功。



夜光杯

推陈出新的接待

海红

“咱们这是去哪儿啊?”开车的是我最好的同事明,问话的是昨晚来京的我的大学“闺蜜”菲。

“戒台寺,一个品茗散心的绝佳去处。”大学毕业十年间,菲已不是第一次来京了。故宫北海颐和园、东来顺仿膳全聚德等知名景点、百年老字号早已代替北京人民欢迎过这位江南美女了,为了提高接待水平,一定要推陈出新。于是,我挖空心思搜罗到了这个可以吃吃喝喝、说说笑笑的清幽妙境。

“戒台寺?我怎么没听说寺里还有茶社啊?”明五十开外的年纪,见多识广,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他要是都没听说过戒台寺里能喝茶,这事八成不靠谱!

“上次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叫什么名字?”我赶快打电话向另一个朋友核实。

“大觉寺!”“那就去大觉寺,可怎么走啊?”明摇摇头,一脸困惑。“没关系,你先往北开吧,我马上启动我的‘人肉GPS’。”所谓

人肉GPS就是我的先生。“快,快点儿上网查查去大觉寺怎么走,把行车路线给我发到手机上啊!”

三分钟后,我开始在车上宣读先生的短信:“万泉河路——肖家河桥——下出口去圆明园西路——农大北口去永丰路——永丰路口去北清路——7.9公里——上匝道去六环路——3.8公里下出口去军温路——第一个路口左转,沿路标即到。”

“哎呦,不对,咱们这是北三环啊。”平时习惯坐车出行的明,在京城很少动车,这次为了招待好我们共同的好友菲才选择自驾游,其驾车水平可想而知。

“怎么跑到北三环去啦?赶快掉头,右转向北,上万泉河路。”先生端坐在电脑前,在网上追踪着我们的行车路线。

“都毕业这么多年了,你这一拍脑袋就来的毛病还没改啊?”虽然习惯了我一贯感性思维大于理性思维的特点,菲还是抑制不住地抗议道。

“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!”明一边紧张地驾驶,找路,一边替我开脱,他还是坚信自己能够找到大觉寺。

“我要是把GPS从上海带来就好了……”被我们搞得哭笑不得的菲纳闷地问我,“你说,你这么一个人,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好好先生,大礼拜天的,甘愿在你家当‘人肉GPS’!”

“他那全都是为了你,他在尽地主之谊啊!”我赶快讨好菲。

说话间,我们分明看见明驾车又掉了好几回头……

“不好,这么开是到不了肖家河桥了!”明的话,让我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。

“过肖家河桥再下高速啊——怎么,提前下了?好,那你们等等啊,我在地图上找找你们的位置……”先生又开始履行他的职责。

耗时两个半小时,我们终于抵达大觉寺的山门外。果然是佛门仙境,人迹罕至。游寺时,开始下起雨来。“你看,我特意给你们准备了雨伞。”摆脱了找路的困境,明又开始鲜活起来。

雨中寺院,如诗如画,人行其间,心旷神怡。吃的是江南菜,品的是铁观音,谈的是逸闻趣事,总算功德圆满。回来的路上,明有点小得意,说是让我们体味山间雨后的清新空气,就摇下了车窗,享受自然风。谁知,一辆野蛮公交从我们车旁快速开过,溅起路边的一汪脏水,射车里,劈头盖脸直奔菲而去……“我的LV!”淋成落汤鸡的菲抱着包包几近绝望了。

十日谈

有朋自远方来

明日请看

《三个少年的梦》。